

汝河◎著

烟柳逝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烟柳逝水

汝河◎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柳逝水 / 汝河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5399-2663-6

I. 烟… II. 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0496 号

书 名 烟柳逝水
著 者 汝 河
责任编辑 于奎潮
责任校对 江 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60 千
印 张 28.25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663-6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 子 小秀才	(1)
第 一 章 湛桥寺	(11)
第 二 章 绑 票	(59)
第 三 章 香炉潭	(105)
第 四 章 土地庙	(163)
第 五 章 镗 将	(179)
第 六 章 桥西人家	(221)
第 七 章 复 仇	(257)
第 八 章 解甲归里	(285)
第 九 章 护 寺	(313)
第 十 章 劫 粮	(351)
第十一章 野 火	(385)
尾 声 三星坟	(429)
跋	(447)

引

子

小秀才

冲出伏牛山的层峦叠嶂，汝河水渐渐减缓了它那奔腾的气势。好像一匹烈性的野马长途奔驰、几经冲撞之后，终于精疲力竭，变得驯顺、温和起来。它缓缓流过夜月朦朦的板桥，流过暮鼓晨钟的乾明寺，流过以苍松瑞雪闻名的紫云书院，然后和伏牛山向东延伸的余脉——首山，平行东去，宛如银蛇，蜿蜒曲折。一过首山东头的班超墓，忽然掉头向南，没入襄城、叶县、舞阳三县交界处的一片无边无际、如涛如浪的柳林中。从此，世人再也难以见到它的庐山真面目。

这片柳林生于何时，起自何代，三县的地方志均无记载，也实在难以考查。它既非古代哪位造福乡梓的仁人的德泽，更非现代哪位植树模范的功绩。它的形成，正应了“有心种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那句古诗的说法，这片柳林的形成，完全是自然的化育：飞絮蒙蒙的春天，汝河春汛把上游轻软细小的种子携带至此，淤积在河滩上，经过春风的吹拂，汝河水的滋润，萌生出无数绿色的生命。它们顽强地生长，和严寒酷暑抗争，和惊涛骇浪搏斗，在凄风苦雨、冰天雪地中繁衍，前仆后继，生死聚散，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终于形成了这片浩瀚无际、气势磅礴的绿色世界。

这一片绿色世界的中心腹地，沿河隐蔽着许多神秘、清幽的小村庄。这些小村庄，统统被称为“汝河湾”和“柳林渡”。外乡人走进这绿色世界，迷失了方向，打听村名、路径，越问越迷惑：过了一个“汝河湾”，还有一个

“汝河湾”；走过一个“柳林渡”，还有一个“柳林渡”，好像进入了迷魂阵。正当大伤脑筋的时候，渡口艄公或河边渔翁会以自豪的口气乐呵呵地告诉你：十八个“柳林渡”、九道“汝河湾”吆！

其实“十八个柳林渡”、“九道汝河湾”各有各的名字，分属襄、舞、叶三县，但是绿柳世界的人们，对于行政区划的界限，概念向来很淡漠。他们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共饮一河水，共食一河鱼，同在一条河上谋生，村与村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不完的恩怨瓜葛。不论哪道湾哪个渡口的哪户人家，不论张、王、李、赵，不是沾亲就是带故，“驴尾巴吊棒槌”，——总能拉扯上个拐弯抹角的亲戚。如果屈指细数起来，总能排出个长幼尊卑的的辈份，道出个伯、叔、兄、弟的称呼来。

比如襄、叶交界的苏家湾吧，其实苏姓人家早就绝了后，如今成了武姓的一统天下。这里的武姓人家和武湾的武姓人家，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可现在不仅村头相连，鸡犬之声相闻，分不出“楚河汉界”，连人和人之间也称兄弟，道伯叔，仿佛五百年前就是同姓同宗。但是，你如果有雅兴，和那些年老的艄公、渔翁闲拉呱，几杯热酒下肚，趁着面红耳热，他们就会给你说出点子、丑、寅、卯来。

苏湾曾经是一泓深潭。后来汝河改道，连年淤积，沧海桑田，这里成了一片沃野。如今村里的武姓人家原本姓苏。在明朝末年李自成的农民军路过这里，苏湾一家大户胆敢抗拒义军，结果被屠了村，全村男女老少被杀戮殆尽。有幸剩下一个孤儿，名叫苏双印，劫后子遗，被湛桥寺里的老和尚收留，出家当了小和尚。——这湛桥寺就在湛河南面，武湾北面，大雄宝殿就靠着汝河大堤，老佛爷屁股后面一个深潭，名叫“香炉潭”——据说当年李闯王的起义军曾劫掠了寺里的金香炉，佛祖显灵，把香炉沉入了潭里，“香炉潭”因此得名。金香炉的巨大诱惑力，曾经使无数人来潭中打捞，但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寺的东邻住着武湾一家年轻的寡妇，家道颇为殷实。但是，没有男子汉当家，施肥耕种笨重的力气活总免不了作难。好心

的小和尚苏双印觉得妇道人家可怜,就经常去帮她锄草、送粪,春种秋收。这寡妇也经常帮助小和尚师徒做些浆洗缝补的针线活儿。天长日久,小和尚和年轻寡妇产生了感情,暗中做了夫妻。

没有不透风的墙,寡妇的亲族听到了风言风语,当然不能容忍。但是,“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没有真凭实据,武湾的人也不能空口白牙冤枉人。于是他们便暗中监视小和尚和寡妇,准备寻机“捉双”。苏双印聪明、机伶,发觉武家的人监视他们,自然警觉起来,和寡妇的来往加倍小心谨慎。但“常在河边走,难免有滑脚湿鞋的时候”。这年又到了“豆叶黄”的秋收大忙季节,“又犁地,又打场”,一个妇道人家哪能忙得过来,小和尚顾不得武家族人的白眼仇视,天天帮武寡妇从早忙到晚。他为了不给武湾人留下把柄,从不进武寡妇的大门。他早饭、午饭地头吃,晚饭在谷场吃,免得外人捕风捉影嚼舌头。

这天下午,双印帮武寡妇打谷子。刚扬完场,天忽然下起雨来。两人慌忙把扬净的谷子装入袋子往家扛。活干完了,天也黑了。双印拔脚要回湛桥寺,武寡妇看着他一头谷糠满脸汗水,浑身泥土,实在心疼,舍不得让他走。非让他吃罢晚饭,换换衣服。双印也觉得月黑风高,天下着雨,武湾的人大多忙着干自己的活,不会有人注意,也就答应了。武寡妇先烧好一桶温水,让双印洗个澡,躺在自己床上歇息,然后下厨房和面擀面条儿。晚饭做好了,进屋喊双印起来换衣服,准备喝汤儿。双印刚脱下衣服,武家族人破门而入,把他揪住,赤身露体捆了起来,扬言“捉了双”。其实,当武家族人进了屋门时,武寡妇正在厨房盛饭,但武家人多势众,不由分说,把小和尚苏双印装入麻袋,系上石头,沉入了香炉潭。武寡妇被五花大绑吊在武家宗祠的屋梁上,准备正“家法”。这时多亏湛桥寺里的老和尚闻讯赶来,代佛祖口宣真言,说小和尚死的冤枉,上天已经震怒,如果再滥杀无辜,武氏全族必遭天谴。武家族人心虚,只好给老和尚一个顺水人情,饶恕了武寡妇,但不准她再住在武家湾。在老和尚的帮助下,武寡妇迁到了苏家

湾，在小和尚苏双印家老宅的废墟上盖了间草房，居住下来。后来生下了小和尚的遗腹子，但不敢姓苏，改姓了武。但武湾的武氏家族，不承认这孩子是武家的后代，坚决不允许这孩子进武氏宗祠，入武姓家谱。武寡妇母子也就索性和武湾的武姓人家断绝了来往。年深日久，小和尚的子孙繁衍生息，就成了现在居住在苏家湾的武姓人家。所以汝河湾里的人又把苏家湾称作“小武湾”。

和两个武湾隔河相望的是“纸坊湾”。村里的居民也都姓武，故而村名又叫“纸坊武”。据说他们的祖先原是宣州移民。宣州出产著名的宣纸，这位移民便是技术高超的造纸师傅。他自安徽贩纸到河南，见汝河水清秀甘甜，养柳、养鱼更养人，于是便在汝河湾里落了户。可巧这造纸师傅姓武，为了在当地有个依靠，便和武湾的武姓人家认了同宗，随后，就地取材，建起了纸坊。汝河湾里的麦秸，芦苇，落叶竟然造成了可以和宣纸媲美的纸张来。“酒香不怕巷子深”，好纸招来八方客。生意越做越红火，南来北往的商船停满了汝河湾，全是贩卖纸张的。从此“纸坊湾”便名扬汝河两岸了。

树大招风，外乡来的“漂来户”落地生根，发了大财，难免惹人眼红，遭人嫉恨。不久就不明不白来了一伙强盗，一把火烧了纸坊，造纸师傅一命呜呼。造纸技术从此失传，留下了“纸坊湾”这个村名和一双孤儿寡母。“孤树枝桠多”，造纸匠的后代子生孙，孙生子，子又生子，孙又生孙，生生不已，就成了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

三个村子鼎足而立，村里的人都姓武。对外人讲，一个“武”字分不开，五百年前是一家；在内部来说，兄弟阋墙，互争“正统”，口舌牙齿相互碰撞的事情总少不了。后来汝河湾里出了“大圣入”——武湾出了个“芝麻荏小秀才”，才使得三个村子的武姓人家认祖归宗，成了“一家子”。

说起汝河湾里的“芝麻荏小秀才”，至今仍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这个柳林王国的拿破仑、华盛顿。现在高踞于汝河石护堤岸之上，一处

芳草萋萋，绿柳扶疏的坟冢，就是他的长眠之所。

小秀才名叫武景廉，幼年丧父，家道贫寒。他的母亲勤劳贤惠，具有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她白天为村中大户人家放牛，晚上纺棉织布。家贫点不起油灯，晚上就用在田间拾来的芝麻茬点燃照明，让孩子就着火光读书。白天放牛时，一边看牛一边做针线。把牛缰接上长长的麻绳，一端就拴在自己的脚脖子上。一次汝河湾里的艄公吆喝呼风号子，惊吓了牛，牛奔跑起来，把这位母亲拉倒在地，沿河拖了两道湾。后来她用过的放牛套，一直被保存在武氏宗祠里，作为武氏家族的荣耀和教训后代的神器珍宝。由于这位母亲教导有方，当然也因为武景廉天资聪明，十六岁那年他就高隽秀才。缘于他身材瘦小，年龄也小，出身寒微，因此被称为“小秀才”，加上“芝麻茬照明读书”的佳话，就得了“芝麻茬小秀才”的雅号。科举时代，“秀才”在人杰地灵的文化发达地区，本是微不足道的“功名”，但在这渔翁、船夫、庄稼汉聚居的汝河湾里，可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他成了这片柳林王国人人敬重的“圣人”。

武景廉中了秀才之后，贫寒的家境不允许他继续求取功名，他进到私塾里当了教书先生。私塾就在大小武湾之间的湛桥寺里。塾师束脩微薄，“家有五斗粮，不作孩子王”，封建时代一般读书人是不屑屈就这种职业的。但小秀才为了奉养老母，他不能不干。当年的私塾颇像后来的乡村小学：早饭后学生来上学，中午放学，午饭后学生再来，傍晚放学。先生由“学东”们轮流招待吃饭。但小秀才声言：家有老母在堂，不便叨扰。其实是为了多要点束脩。学东们当然明白，说定每月多给两串铜钱。

每当中午放学以后，小秀才就到汝河湾里那背风向阳的草地上躺下来，从怀里掏出捎来的“窝窝头”或烧红菜，草草一吃，然后到河边捧起河里的清水漱漱口，洗洗脸，喝两口。稍事休息，就又回到湛桥寺读书。等到学生吃罢午饭，回到私塾，老师早已正襟危坐，等候在堂上。天天如此，学生不免好奇起来：老师离家远，为何总是来得早？老师的午饭为何总是这样

准时？一天放学后，几个学生暗中跟踪窥视，终于发现了老师的秘密。学生们把情况据实告诉了自己的父母。好心的学东们商议，决定把湛桥寺书塾的“义地”拨归他的名下。从此小秀才有了产业，生活渐渐宽裕起来。

小秀才年龄既小，弟子中和他“年相若、道相仿”者难免心存藐视，常常从野史稗钞中寻些冷僻典故来“考较”老师。为了不至于被学生难倒，小秀才白天教学，晚上苦读，遇到疑难，还得到柏宁冈下的栖风寨向一个饱学举人请教。栖风寨在汝河东岸。夏季涵渡，汝河水深流急；冬季涉水，冷彻骨髓，艰难辛酸不言而喻。后来两个大弟子隽了秀才，登门谢师。小秀才想起为他们所受的苦难，称病不起。弟子来到床前，老师侧身而卧，面向墙壁，佯装睡着，不理不睬，二位弟子知道老师心中有气，只好穿着新进学的靴帽蓝衫，跪倒床前。弟子们承认了以往的过错，老师才原谅了他们。小秀才穿衣起床的时候，特地让两位弟子看看自己根根高高翘起的肋骨，让他们知道老师为他们的学业衣不解带、夜不安寝、食不甘味，付出了多少心血！两个大弟子感动得痛哭流涕。从此师生尽释嫌隙，情逾骨肉。——这两个大弟子正是当年小和尚和造纸匠的后裔。从此师生关系的纽带使汝河湾这三个武姓村子的人际关系日益融洽起来。后来小秀才年高德劭，在“十八个柳林渡”、“九道汝河湾”威望无以伦比，简直言出法随，一言九鼎。他倡言：三村武姓本是一家，同姓同宗。以往兄弟阋墙，互相攻讦实属不智之至；从今而后不准再妄传和尚偷情、纸坊纵火那些年深久远、子虚乌有的旧事。他邀请苏家湾、纸坊湾的武姓尊长第一次进了武家湾的武氏宗祠。然后重修武氏家谱，定长幼之序。他言之凿凿，引经据典，说三村武姓同流同源，是大宋年间梁山好汉武松的后代，某朝某代某年某月迁来此地。三村的祖先本是同胞兄弟三人，名叫起龙、起凤、起蛟。后来分居武湾、苏湾，纸坊湾。这些话真假虚实谁也难以说得清，更何况出自小秀才之口，也没人敢妄言真伪。不过这些话也真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汝河湾里这三个村庄从此团结得更密切了。小秀才还为以后的武氏子孙拟定了十个字作

为家谱的宗派：“士本人中秀，宏文振家声”。寒来暑往，物换星移，到民国元年已经传到了“文”字派当家、“振”字派出世的时候，像《三国演义》的开头语说的那样“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汝河湾里的武姓人家又“内讧”起来，由微波涟漪，终于酿成阵阵轩然大波。若要问大波何由兴起，还需我们慢慢道来。

第一章

湛桥寺

湛桥寺在武家湾和苏家湾之间，因其南面紧邻湛河石桥而得名。湛河和汝河在这里相距不过二华里，东去五里湛河便汇入汝河了。相传“芝麻荏小秀才”武景廉曾经在湛桥寺设馆授徒，从此代代相传，这里便成了汝河湾里的文化摇篮——书塾了。

湛桥寺规模不大，山门并不巍峨壮观。门前既无雄壮威武的石狮子，也没有面目狰狞的四大金刚。最壮观的建筑是后殿——大雄宝殿，紧邻汝河故道的大堤；位居寺院正中的前殿，把小寺分成了前后两部分；前院和后院各有厢房数间。前殿的东山墙和寺院围墙之间有一小门，是前后两院的通道。书塾便在后院的大雄宝殿里。在这里，孔夫子反客为主，鸠占鹊巢和他的弟子们占据了佛祖的故居；如来佛只好和他的侍从弟子们降尊纡贵挤在前殿里。这种儒佛合一的格局，不知是不是当年小秀才的安排，反正沿袭至今，东西方两位大圣人在这一方净土和平共处，一直相安无事。前院里香烟缭绕，时常有善男信女顶礼焚香；后院里清幽、静谧依稀可闻学子们在读“子曰诗云”。寺里有一老一少两个和尚。老和尚法名本善年约六旬；小和尚名叫镜明，才十五六岁。师徒二人既念经礼佛，又兼作书塾的杂役——小和尚镜明尤其如此。寺里有义地十余亩，由武湾“秀才院”的长工耕种。秋麦两季的收获，一半归长工，一半归寺僧吃穿用度，因而寺里的和尚用不着到四方化缘。